

彭水文史

(第八辑)

自治县成立十周年特刊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彭水文史

(第八辑)

政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本辑编委

主编	孔庆余
编委	蔡盛炽 阮国贤 张炳生
	王天贵 杨洁(女) 梁昌明
责任编辑	梁昌明 杨洁
资料图片	廖佐怀 蔡盛炽
校对	杨洁 梁昌明
封面题字	任向锋

彭水文史

(第八辑)

字数 13 万字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机关印刷所承印

内部报刊准印证 彭水字第 9015 号

工本费：7:00

献
给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成立十周年

前　　言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已十周年。在这十年里，全县各族人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为了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我们特编此专辑，作为向彭水各族人民的献礼。

本辑以民族、民俗为重点，从文史资料这个角度，尽可能客观的、具体的揭示和反映少数民族（以苗族、土家族为主）在我县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及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在同其它民族一起生产和生活的环境中、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以本民族文化为内核，其它民族文化渗透其间的特有的风俗习惯。除此以外，我们还将本专辑组稿时得到的不属民族、民俗类，但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事物的某一侧面的稿件，整理、录用于“其它”类，从文史资料这个角度，起到拾遗补阙作用。

本专辑在组稿、整理、编纂、校对及出版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有关人士的大力鼎助和支持，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此专辑由于编辑时间短，人手少，加之水平有限，故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之处，还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正。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史工作在
當成功垂于
林

張元國書



武警总部大校、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元国题词

增強文史意識
服務彭水經濟

王万祥

九四〇

中共彭水自治县委书记王万祥题词

行史
質政
育人

李魯章

九四
年一月

彭水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鲁章题词

服务迎賓實人

甲戌季龐一衛書

彭水自治县政府代理县长庞一卫题词

改革開放拓新路
主工作天地宽

任向锋九〇年

政协彭水自治县委员会主席任向锋题词

目 录

民 族

- 彭水苗族土家族的来历及其发展 蔡盛炽(1)

民 俗

- 彭水方言 孔庆余 赵正明 蔡盛炽 罗文锦(19)
彭水人的婚礼 罗文锦(89)
结婚俗礼 王国甫(95)
郁山一带的冠礼习俗 吴家让(103)
送饭 王国甫 罗文锦(106)
彭水的葬礼 罗叟(109)
彭水的民间丧礼 肖尧荣(112)
彭水的“打锣鼓”“打闹” 阮国贤(115)
立房子 李世轩(123)
浅谈民间祝寿 刘洪琪(126)
彭水历代的墓葬 蔡盛炽(130)
彭水文坛举隅 刘洪琪(152)
关于文坛 王国甫(158)
正月打毽 木易(160)
彭水民间禁忌选辑 蔡盛炽(162)
附：算命术 王国甫(165)

其 它

- | | |
|----------------|----------|
| 贺龙早先在彭水..... | 王国甫(169) |
| 百年前的封山育林碑..... | 廖佐怀(173) |
| 别动队在万足..... | 肖尧荣(175) |
| 防区时代兵匪频仍..... | 肖尧荣(178) |
| 铲烟剿匪..... | 肖尧荣(180) |
| 地头蛇争雄黄家坝..... | 陶汝昌(183) |
| 附：张之洞轶事 | 王国甫(186) |

彭水苗族土家族的来历及其发展

蔡盛炽

苗 族

苗族的始祖为蚩尤。章太炎(1863—1936)在《排满评议》中说，“蚩尤为苗族豪酋，则历史言苗者始此”。蚩尤的活动年代，与传说中的华夏首领炎帝、黄帝同时，即距今五、六千年前。《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曾身入涿，铜头铁额，含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大概是以蚩尤为首的八十一一个部落联盟。也有人称他为诸侯或天子，《国语·楚语》注曰：“九黎，蚩尤之徒”。《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之君子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可见，九黎部落为蚩尤的部属。

蚩尤部落在涿鹿战败后，便向南方流徙。

郁山的天然盐泉——飞水井，最早被人类发现和利用，诞生了“黔中文化”，其时间，“距今五千年以前，便已开展起来了，与中原解池所在的华夏文化的诞生，约略同时”(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222页)。“早在巴族尚未立国以前，即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食盐来源”(同上书 250页)。

建国前，郁山有蚩尤庙。是把蚩尤当做“咸泉龙王”来供奉的。“咸泉龙王”，即主管卤水之神。从“井灶商民”的这一信仰来看，蚩尤部落或其部属，是郁山盐业的开发者。其实，蚩尤部落在中原的崛起，是和开发山西解池的盐业有关。当人类从生食过渡到熟食的初始阶段，对盐的需求特别强烈。《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载，“解州，即……蚩尤之封域，有盐池之利”。宋代诗人王禹偁（954—1001）有《盐池十八韵》，“涿鹿城虽近，蚩尤血若何？”自注：“世相传皆云，盐池是蚩尤血”。明代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部礼二·解池神祠加号》：“解池相传为蚩尤血所化”，这些传说反映了蚩尤部落与解池盐的开发有关。而郁山人为蚩尤立庙，亦反映了蚩尤部落与郁山盐泉的开发有关，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承传关系。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276—324）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建国前，彭水农村的一些民居周围，都留有大量的枫树，大都郁闭成林，外面看不见房子。

民间巫师在祭神时，有“顶鍪”一节，即将烧红的铁三脚反戴在头上，俨然传说中铜头铁额的蚩尤。

《国语·楚语下》：“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韦昭（204—273）注曰：“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黎氏九人，彭水民间相传为九兄弟，其生日为九月初一到初九，所以，郁山一带有“吃九皇斋”的，每年九月初一到初九要吃素。这反映了九黎部落，作为“蚩尤之徒”，也是郁山盐业的开发者。

1985年，在郁山发现有驩兜“人面鸟喙，杖翼而行”的画像砖，它证实了郁山盐丹的开发，与被舜放逐于崇山“以变南蛮”的驩兜部落有关。范文澜（1893—1969）《中国通史》（第

一册)载,“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舜才完成了这个事业,”便是指此。崇山,在今湖南大庸境内,与郁山直线距离约 200 公里。《山海经·大荒南经》说,“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兜,人面鸟喙,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芑,穆杨是食”。芑,即白粱粟;芑,即莴苣;穆,播种迟而成熟早的谷物;杨,即荼,白术之类。可见,驩兜部落已从渔业生活进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阶段。驩兜是尚红的部落,他们来彭水后,不仅开发盐业,而且采丹,使这一地区,成为红苗的发祥地。《皇朝经世文编·郭清螺文集》云:“考红苗蟠踞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他们还种植谷物和蔬菜,从事农业生产,自己也因而强大和进步起来。

汉代,从湖南泸溪(与彭水直线距离约 200 公里)发展起来的盘瓠部落,逐渐强大起来,他们占有武陵、长沙、庐江及五溪等地,不时“寇掠郡县”,从东汉建武二十年(44)起,到中平三年(186),武陵蛮叛 17 次,长沙蛮叛 3 次,江夏蛮叛 2 次,零陵蛮叛 1 次,东汉王朝派大军镇压,平均每六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中,建武二十四年(51)马援率兵深入到地跨川东南的五溪地区“征蛮”,斩杀二千余人,其余“皆散走入竹林中”(《后汉书·马援传》)。因此,他们被迫向西迁徙到人口稀少,又有盐丹资源的郁山一带。在湘西苗族中流传的《迁徙歌》载,苗族从“水乡”迁入武陵、五溪地区后,“一支去往平款(秀山平块),一支去往酉阳,……一支迁到务戒(今武隆)等地方”(《苗族史》1992 年版 85—86 页)。他们来到后,由于开发了盐丹,变得强大起来。湘西苗语中,把盐叫做“有”,在上古语音中,“有”与“郁”同音,郁山即为盐山,郁江与酉水,都为运盐的水道,通过郁江,把盐运往乌江流域;通过酉水,把盐运往五

溪地区。由于盐丹的开发，使当地的“豪”变得目无王法了。延熙十一年（248），涪陵人徐巨“杀都尉反叛”，后被邓芝镇压，邓芝将这里的“豪”五千家，移往蜀地。

《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的“属”中，有“共”人，有学者认为，共人即板磾蛮七姓中的龚姓。《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载，“唐麟德二年（644）移洪杜县治于龚湍”，即今酉阳之龚滩，扼乌江上游。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认为“或以其地曾为龚人居住，就称它叫‘龚’，‘共’应即为‘龚’字。”（19页）。“先称洪，后称龚，其发音部位相同也”（75页）。何光岳《南蛮源流史》（176页）认为，“蓬江由此入乌江，蓬即洪之转音……这些地名，都与龚人分布有关”。《龚氏族谱》称，“吾母族龚姓，肇自共工”，“世居黔地，由来久矣”。彭水苗族中的龚姓，洪姓，当为其后裔。

晋代，涪陵郡（辖今彭水、黔江、酉阳、石柱南部，武隆东部以及贵州思南从北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又强大起来，“永嘉（307—313）后，歿于蛮”，即被“蛮”所占领，“图记不传”。永和三年（347）东晋名将桓温（312—373）带兵灭了成都的成汉政权以后，虽然手握重兵，威势煊赫，但对涪陵蛮的割据政权，也不敢贸然攻伐，只好把涪陵郡的治所，从汉复县（今贵州洪渡）“迁”（实为“另设”）到枳县（今涪陵）去。可见，涪陵蛮的割据政权是相当强大的。直到北周保定四年（564），由于北周武帝宇文邕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和解、和睦政策，“涪陵蛮帅”田思鹤才“以地内附，”纳入北周版图，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北史·卷九十五》载，“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在江淮之间，部落滋蔓，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巴蜀，北接汝颍，往往有焉”。据此，涪陵蛮当为“盘瓠

种”，而田姓为其大姓。

隋代，彭水的少数民族，被《隋书》称为“黔安蛮”、“黔安夷”，《周法尚传》有“黔安夷向思多反……”，《李景传》有“击叛蛮向思多……”，《郭荣传》有“黔安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作乱……”等记载。可见，隋代时，田姓、向姓，俱为黔安蛮夷的大族。

唐代，彭水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彭水蛮”（《宋史·卷四百九十六》：“施州蛮者……盖唐彭水蛮也”）。樊绰在《蛮书·卷十》中说，“黔、泾（涪）、巴、夏（夔）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后”。在同书卷七中说，“盘瓠皮骨，今见存黔中，田、雷等家，四时祀之。”《太平御览·卷七八五》说，“唐书曰，黄国公冉安昌者，盘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渠帅，……与田、李、向、邓各分盘瓠一札（体），世传其皮，盛以金函，四时致祭”。可见，彭水蛮为盘瓠后裔。

刘禹锡（772——842）被贬到武陵地区时，写有《蛮子歌》：“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狐掘沙鼠，时节祭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麞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盘瓠蛮“好五色衣服”、“语言侏𠫯”、“好入山壑，不乐平旷”的特征相符，特别是“时节祠盘瓠”，说明了蛮即盘瓠后裔。另有《莫徭歌》：“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舍沙不能射”。在刘禹锡的笔下，反映了当时人们是把“蛮”（盘瓠蛮）与“莫徭”相区别的。《蛮书》中第一次把黔中等地的盘瓠蛮，称为“苗众”，可见，他们为苗族的先民。有不少学者指出，“蛮”与“苗”同声（m）异韵，“今所谓苗，即蛮字之转音也”（吕思勉《中国民族史》4页）。